

薩根的春天

喬奇·古立亞著

平明出版社刊

近代文學譯叢

薩 根 的 春 天

喬奇·古立亞著
成 時 譯

平 明 出 版 社

一九五〇年三月初版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版 13001—18000 册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平 明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一一五七弄五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定價人民幣九千元

〔文學・藝術〕〔定價頁 308〕

永立印刷所印刷 振興裝訂所裝訂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薩根的春天

本書是從Soviet Literature月刊一九四八年九月號中所載英譯文轉譯的。英譯名Springtime in Saken。在全書排竣送校的時候，我們又見到一冊法文版的單行本，叫做Le Printemps à Sakène。現在將英譯文中所刪去的第七章和別的一些地方根據法文本譯出補入。

薩根是阿布哈茲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一個山村，牠原先是一個閉塞的落後地區，但現在也已走上了工業化和集體生產的大道。

作者Georgi Gulia是阿布哈茲民族詩人狄米特里·古里亞的兒子，生於一九一三年。他是一個工程師，又是一個畫家。他寫過一些短篇小說。也出過一本詩集。

這本薩根的春天是他的最成功的作品，曾獲得一九四八年的斯大林獎金。

一

在薩根……但是首先我想你們應該知道這個叫薩根的地方在哪兒。不要往世界地圖上去找——那些地圖的比例太小，容不下這麼個小地方。（這情形可一點也沒有叫薩根的居民着急。）然而萬一你碰上了一張阿布哈茲的地圖，你就能在東北角上找到薩根。

大自然似乎故意要把這個風景如畫引人注意的村莊藏了起來。你自己想吧——北邊牠被高加索山的陡峭的支脈環繞着，東邊是高聳而陰沉的呱呱嶺，西邊是克里奇山，那是一座常是預備着一點大冰雪塊以備不時之需的詭計多端的山。那末你要問了，南方怎麼樣，從南方到薩根的路有九個山隘和八條山澗守衛着——那些天然障礙一

個比一個嶮峻。像是一個童話，是不是？薩根可不管這些，依舊生存着，繁榮着。

到過高加索的旅客們定很熟悉克魯好山隘。他們也會知道那條下去到海邊的路。那條路蜿蜒在奔騰澎湃的狂特拉河和可道河的峻峭的河岸上。露營在狂特拉河流到可道河的口上，他們一定聞到過從山峽那邊吹送來的山風的蜜也似的甜香。倘使你不知道的話，那末我來告訴你：這山風便是從薩根來的。

打從傳說海底開始升起來露出了那片現在叫做高加索的地方那時候起，薩根已有了不知多少時光。沒有人說得上來人們怎樣來到薩根和什麼東西驅使他們來的。祇有一件事可以確定——從記不清的時候起便有人在薩根住着。

大約四十年前一個蘇呼密城議會的官員患了肺病到這裏來找山鄉的空氣和低廉的山羊奶。他受主人的招待不化一文兩樣都得到了。這位官員常是陰沉沉地懷着怒意——在這種時候沒法可以接近他。有時他幾夜不睡覺，只是坐着一本厚厚的記事冊裏寫些不知什麼東西。和人家談話中，他把沙皇和公爵們說得十分難堪——難堪得

叫你掩上你的耳朵。不錯，他是又驕傲又倔強，現在卻吃了不肯隨和的虧。農民漸漸歡喜起他來，儘他們力量照顧他。一天這位官員在山中發現了一塊石砌的墳地。這發現讓他得了一個結論：古代的人——上古的——一定有什麼理由要居留在這裏。這位官員把一切都告訴了他的主人，他們又傳給他們的鄰居。薩根的好人們知道了在多少年代以前就有人住在他們的紅土上全十分高興。

不知道爲了什麼理由這位官員——他是一個聰明的人——開始對村莊近旁的那座灰色的山崖發生了興趣。他勸農民們把山崖上的塵土撒在他們耕地和園地上面，但是沒有人聽他的話。在他的行囊裏（那年春天他吐了血死了）人家尋出一本冠着下面的题目的原稿來：薩根的天然磷灰土。這本原稿從這人手裏到那人手裏傳了好久，直到最後人家不管這一手好字，把牠當烟捲紙是了。可是原稿的第一頁有好久裝飾着薩根一座小屋的牆壁，牠糊住了一塊栗木板的狹小的裂縫。那座小屋主人的孩子記熟了所有寫在上面的話，那個含怒的患病的官員的字句牢牢地印在他的記憶裏。……

上一世紀薩根歷史的活的具體表現是老香格里拉·康巴，他活了一世紀多。在他長的一生中他祇出過薩根兩次——一次是去找尋他那匹給偷走了的馬，第二次是他到一個隣村去替他衆多的子孫中的一個攀親。第一次出去的時候他和他的馬一起掉到一個山谷裏頭，他斷了一條手臂，第二次他的馬叫雪崩給壓死了。從此以後香格里拉發誓再也不把他的鼻子露到薩根外面去。所以你可以明白，薩根人難得離開他們山裏的窠，而打從山谷來的客人更是千載難逢。

薩根一直列名在官方農村名冊裏，在上一世紀九十年代的末尾，一個叫做司多可夫中尉的新行政長官被派到區裏來。這位長官在瞭解了情況並聽取了收稅人的意見之後，決定把薩根從名冊中塗去算是並不存在。那些收稅人懶得越過九個山隘和八條山澗向薩根的農民收那點數目小得可憐的錢。幸而行政方面這個非常的處理方法並沒有引起重大的後果。薩根依舊在宇宙中保持着牠的地位，和世界隔絕，半開化的，可是依舊和過去一樣的驕傲一樣的難以接近。

這就是薩根的概括的歷史。說到現在的薩根，人們不得不率直承認牠沒有什麼可以叫人誇口的。

如果你到我們這區裏來，你會覺得你的眼界一新——所有的一切都是壯大幽美，欣欣向榮。這些日子來，拖拉機多過耕牛。卡車風馳電掣地在路上飛跑，一輛緊接一輛，前後幾乎要撞了起來。很多集體農場都有了自備汽車。一句話說來——他們變得富足了。在這樣一個地方——居然還有一個像薩根這樣的村莊！不只一個區委員會的書記爲了牠搔過他們的頭皮——把薩根搞好的意思是有的，可是怎麼搞呢——誰也說不出來。

那末你會說，好吧，讓我們把薩根忘掉，幹麼爲牠操心，寫別的村莊好了。薩根這樣，薩根那樣，薩根是落後的，難以接近的——我們要牠來做什麼？這倒容易回答。如果我說我是那裏出生的，牠是我的家鄉怎麼樣好了，現在你同意我拿薩根來做我的題材了。那些別的村莊儘有人來寫牠們，而且就是沒有人來寫牠們，牠們也已經是夠出名的了。

依照薩根的習俗，我應該先來介紹我自己。我是生在……那個倒楣的薩根的！說第一句話，我就得紅臉。每個人都知道一個人的生命是從出生開始的。但是我什麼時候出生的呢？薩根的古老的曆書來推算，是在日俄戰爭爆發的消息傳到薩根以後六個月。算出那次戰爭的開端和結束是夠簡單的。可是什麼時候消息傳到薩根——誰能說得定？然而還有一個線索可以用來幫助推算這個萬分重要的日子。那是我出生以後四年有過一場大雪。大雪的那年是一九一一年。現在再算算看——戰爭的消息經過三年才傳到薩根，作了我初生幾個月中的喜訊。

我和許多農民的孩子一樣從小便做牧童，就像人們說的，讀着大自然的書。直到蘇維埃時代，我的上唇冒出鬍鬚來的時候，我才讀起真正的書來。

我在一九三三年做了……或者差不多做了畫家的時候，來過薩根一次。人們知道了我挑選的職業都笑了起來。但是等到我給一些村民畫了像以後，嘲笑就停止了，換來了驚異。原來連一個薩根人也能夠跟照相師競賽！這是一個不尋常的發現。我又在薩根

度過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和春天。那時候我的同村人知道了我的另一個職業（老康巴喚我做一個錄事，並且引以為驕傲）。

可是這個故事不是講我的，是講春天，薩根的春天。

在我的故事開頭那天，薩根有着陽光普照的晴朗的天氣。三月快要完了，暖和的空氣預告着一個早來的春天。蒸汽從大地上升起。一片淡薄的透明的霧汽蕩漾在溪澗上和山峽裏。那霧汽升起來，遇上了氣流，便結起一層濃霧來。

在那個有着銀草地的響亮名字的小村上空凝聚了一朵雲。小村緊貼着山的陡削的一面，擋住了雲，教牠無處可逃。牠輕輕地撞在松樹頂上，散成片片，然後又聚成一塊。牠順着從隣近山峽裏想到薩根河谷去的氣流往東飄着。深藍的天開展了，陽光開始溫暖了大地。

但是在坐落在薩根鎮外的河谷裏的硬殼果溝村中已經充滿了春天的氣息。這兩座村子的距離不過幾公里，然而牠們中間有着怎樣的分別啊！這裏的人已經在想着涼

快的春天和多蔭的樹林了，農民們用了幹活的眼光端詳着大地，考慮着是否開始工作的時間到了。狗在院子裏伸開四肢爬臥着，在春天的陽光中打瞌睡。地上長遍了青草，冬天裏遺忘了的鳥聲現在又聽得到在歌唱。萌芽在樹上舒放。作爲春天的真正的跡象的溫暖像一股不可抗拒的有力的激湍流遍大地。

然而不管陽光怎麼暖熱地照耀着，四月清晨的山中的春天依舊不是最理想的休憩的地方。大氣中還有着一股潮濕。潛伏在深處的冬天的料峭像心底一陣陰鬱的思潮一般籠罩着大地。陽光還沒有使泥土酣醉，祇是表面上冒着蒸汽，而在腕尺二尺五寸的地下還有着二月的寒冷。

在兩個村子的居民合用的溪泉旁坐着凱莎·密爾巴，他是一個約莫三十歲的年青人。他正在心不在焉地削着一根木棒，顯然是在打發時光。一個山中牧人常戴的寬邊的氈帽和那根用來支撐他的一條受傷的腿走陡峭的上坡路尤其必不可少的手拐一起躺在他的身旁。凱莎穿着一件卡嘰布外衣，外面緊緊縛着一根軍用的闊皮帶。他的軍

用的粗皮靴上擦着山羊油。

爬滿了青草的低低的山崖在溪泉四周圍成一個馬蹄形，溪泉清澈澄明得正像山中的大氣。小溪看來有如鎔化了的玻璃液，祇有削下來的木屑時時落在水面，激出幾十個水花，水花往外越化越大，這個年青的山民的眼光一直隨着水花流動。

就在這兒，在這個溪泉旁，在一二分鐘間兩個人便要遇上了，他們兩人誰都不想和對方見面，他們不是仇人，不是的。可是你也說不上他們是好朋友。他們雙方都懷着一種厭惡，造成這種厭惡的人，她也正在往溪邊走來。事情是這樣的，尼古拉對一個女孩子有了意思，而他覺得凱莎·密爾巴對她也在大獻殷勤。尼古拉認為他已到了找一位美麗動人的妻子的年紀，正在他以為計劃成熟的當兒，這個凱莎就像天上打下來的閃電一般闖了進來，破壞了整個好事！在凱莎佔了優勢以前，在這兩個年青人心中醞釀着的愛情並沒有冷淡過。兩個男人都以勉強掩飾着的嫉妬看待對方。但是此外還有一個從日常工作中產生的原因。說實話，尼古拉把凱莎認作主席的候補人。他怕這個辦事能幹的

年青人終於會做村蘇維埃的主席——一個不很愉快的局面，因為這麼一來村民定會小看了尼古拉。在凱莎這方面，他不滿意村蘇維埃現在的辦事方式，而且也顯然無意掩飾這個事實。

當尼古拉撥開灌木叢朝着溪泉看下去的時候，他先想自己避開。但是已經太晚了——凱莎早已看到了他，他別無他法祇有爬下去裝作隨便的樣子跟他招呼——就像薩根人常說的，露出他的牙齒笑一下。凱莎在回答尼古拉的招呼的時候，也不覺得特殊的愉快。

『天氣熱得炙人！』尼古拉略帶一絲顫音地說。

他是結實得可以的中年人。他的臉正在胖起來，他的一雙好動的眼睛在兩條狹縫中各處望着。他笑時露出來的兩排整齊潔白的牙齒給他的臉上添了一點愉快的表情。尼古拉把一塊好大的手帕在水裏浸濕了，擦着他的臉和頸項。

『你在這兒做什麼？』他問道，像抓住了凱莎的什麼弱點似的睜着眼睛。然後狡猾